



上 册

红 毛 衣	于沛月(1)
书的好日子	石 雨(3)
父亲的寂寞	李淑萍(6)
三十不立?	王 波(9)
有家的感觉	胡 玫(12)
苦难是堂人生课	徐若学(16)
无法沟通	徐卓人(19)
只作一颗星	凡 凡(22)
看破风景	全宪章(24)
童话的故事	杨 云(27)
记忆在油灯下	操林凤(29)
我的当兵梦	马斯承(32)
不妨做个小女人	卢 青(35)
灿烂如秋阳,你的笑容	舟 舟(38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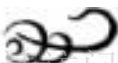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阳光	罗 西(41)
朋友,生日快乐	尘 风(44)
回报守望的遥望	纪 尘(46)
雨夜的情调	草 雪(53)
无 奈	徐莹莹(55)
给心情涂上颜色	赵 冬(58)
何时能读书	隋 岩(62)
人在大四	阿 超(66)
晃晃悠悠过日子	谢 依(70)
挣脱死神	赵丽宏(73)
超越失败	朱 卫(76)
根 子	张 艳(79)
莉莉·玛莲	卿 子(82)
花 灯	温淑珍(85)
广播喇叭	李 红(88)
爱花成癖	高原湖(91)



燕子·燕子	赵宇宁(93)
雪 花	运梅园(96)
不谈文学	程 远(98)
懂得等待	余西凤(100)
谁坐劳斯莱斯	颜如玉(103)
鱼 刺	朴尚春(105)
有才能的人如何还债	C·波德莱尔(111)
父子间的小秘密	陈叙云(115)

下 册

琴 缘	约琴夫·陶特佐尔 艾伦·兰肯(119)
红 柳	吴作明(123)
像章情深	王 山(126)
学舞不成	托马斯·波顿(129)
晨光的翼翅	戈登·阿瑟(135)
只有爱才会创造爱	熊光德(138)
孤独之旅	龙应台(142)





捉 穷 鬼	佩 玉(146)
都是春天惹的祸	小 川(148)
曲 哥	秋 心(150)
名 片	韩玉喜(153)
女孩和她的玩具熊	阿 麦(156)
糊 涂 官	施宗礼(161)
美丽的痛苦	黄 波(163)
犟 爷	缪荣株(166)
第九次微笑	乔 叶(169)
早 餐	斯坦贝克(171)
潇洒阿梅	李建新(175)
信 鸽	李朝飞(177)
洗耳恭听	爱玛·庞贝克(180)
花店广告	哈瑞特·E·希勒(182)
绿色的记忆	陈汉忠(185)
雨夜,我遇见一个他	白 苹(189)





永远的门·····	邵宝健(192)
智慧的美丽·····	虹 莲(196)
福 份·····	杜卫平(199)
爱的回归·····	苏 芒(201)
睡在鞋子里的小松鼠·····	查尔斯·海曼(204)
真情永远·····	赵建忠(210)
蓝 蝴 蝶 ·····	姬小苔(212)
带体温的镜头·····	刘 晖(217)
在梦幻工厂·····	亮 亮(221)
音乐中的帕瓦罗蒂·····	武春光(224)
人人都喜欢可爱·····	冰 儿(227)
请君入瓮·····	卜湘峰(229)
永远为你奔走歌唱·····	梦 云(232)
想与我同桌的女孩,你还好吗 ·····	欧阳立华(234)
不是我不爱你·····	许安顺(236)





琴

缘

◎

约
琴
夫
·
陶
特
佐
尔

艾
伦
·
兰
肯

在巴伐利亚的图尔兹小村里，住着一位名叫
杰哈尼斯·杰斯的琴匠。

1739年的一天，一个老雕刻家给杰斯带来一
块短而厚的槭木。他说：“杰哈尼斯，这块木头太
硬了，我那儿用不上。或许你能用它做把小提琴
呢。”

小提琴做好后，杰斯调了调音。他对雕刻家
说：“这把小提琴声音富有魅力。谁要是能拉响它
的灵魂谁就会非常幸福。”

它的传奇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1914年，（大约在175年之后）我十八岁那
年，在东普鲁士的考因尼格斯堡的一家剧院里担
任首席小提琴手，需要一把独奏用的小提琴。从
琴商推荐的小提琴中，我一眼看中一把比其它琴
稍小，泛着锃亮的铁锈红颜色的小提琴。琴腹中
刻着依稀可辨的“杰哈尼斯·杰斯，于图尔兹，琵

第
九
次
微
笑

119





琶和小提琴制作师,1793年。”我调好音,开始拉贝多芬的F大调浪漫曲。

这真是一听钟情。这声音多么美妙啊!当我拉出第一个音符时,一缕梦幻般的琴声从遥远的什么地方姗姗而来,如细雨落芭蕉,柔音缠绵,似珍珠滚玉盘,清韵悠长。我给她取名叫杰茜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,她为我的音乐会增光添彩。可是好景不长,不久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

战后,我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解放杰茜。当欧洲的音乐殿堂重新亮起辉煌的灯光时,杰茜和我有着多么美好的时光啊!她的音乐清晰,明亮,流畅,深情,给我赢得了人们的喝彩。我很宠爱她,因为她能代为中心声,而其它的小提琴办不到。

一天夜里,我演出完毕后,正摸索着启门钥匙时,杰茜突然从琴盒里掉了出来。

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杰茜从大理石楼梯上摔下来,竟是有惊无险。这把小提琴凭着自己的柔韧性竟避开了杀身大祸。

她的音色还和以前一样美。一位评论家对杰茜的评论比对我要慷慨得多。“这把小提琴在约琴夫·陶特佐尔琴弓的如意操纵下,发出了清脆、悦耳的声音。她时而徐缓,时而紧凑,时而轻吟,时而高歌。她那富有魅力的音韵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脑海里。”

当我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向名家学习时,杰哈尼斯·杰斯制作的小提琴是我的一大财富。一个阴雨霏霏的早晨,我骑车去音乐学院学习。横穿十字路口时,我的无价之宝杰茜掉到湿漉漉的鹅卵石上。

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她的音调几乎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但是，我只说几乎。我开始感觉到她已经失去一些往昔的活泼，这种感觉与日俱增。可能是她的音柱从原先的位置移动了一个头发丝的距离。一连好几个星期，我试图调好她，但总是不如人意。终于，我背叛了杰茜，把她和迷人的芙罗梅做了交换。

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。这把音量很大的小提琴连续演奏几个小时以后，声音就小了。另外，它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和我互诉衷曲。我跑回莱比锡那家琴行。“实在对不起”，那位琴商说，“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上周把杰茜买走了。”

我暗暗诅咒自己的移情别恋！在 26 岁时，我到了美国。

我大伯约琴夫·凯尔伯特迎接了我。他和他的朋友们安排了不少的预约音乐会。不久，我这把声音洪亮的芙罗梅——毕竟还是一个好朋友，便开始了辛勤的工作。但是，即使这样，我的思绪时常萦绕在那把丢失的杰茜身上。

我 33 岁那年结了婚，举家迁刚到离纽约不远的新泽西州。我的演奏和教学事业也都很成功。终于，我能买得起一把华娜丽丝小提琴。这是一把能够赢得一个艺术家欢心的小提琴。但是，还常常回想起我年轻时用过的更可心的小提琴。

一位内不拉斯加的同行写信给我时，我已经 56 岁了。他信中说，25 年前，他从我推荐的一位琴商那里买到了一把如意的小提琴。可是如今他再也拉不动这把琴了。他要再找一个真正欣赏她的主顾。

我怎么能好意思拒绝在病榻上的同行的请求呢？

当这个木头箱从内不拉斯加抵达的当天,我的脑袋里充斥着教学与演出的时间表。当我移去琴上的包装时,突然屏住呼吸。透过泪水模糊的双眼,我看见杰哈尼斯的深红色小提琴,琴把上微显碰痕! 竟是我亲爱的杰茜!

那是 36 年以前的往事了。如今我已 92 岁。

校

园

文

学

丛

书



这声音多么美妙啊! 当我拉出第一个音符时,一缕梦幻般的琴声从遥远的什么地方姗姗而来,如细雨落芭蕉,柔音缠绵,似珍珠滚玉盘,清韵悠长。

122





红柳

◎

吴作明

好多年过去了,红柳树已绝迹。但红柳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淡忘,反而更加思念红柳。红柳伴我和小伙伴度过了美好的孩提时光。

红柳,是柳树家庭的一个成员。树干枝条为红色,故称红柳。红柳生长在河边,树干高尺。挡风护堤防洪。红柳条飘逸,婀娜多姿,像美丽的姑娘扎着红头绳的辫子,我的家乡河边生长着许多红柳。每当春季,红柳早早从冬梦中醒来,枝条长出毛绒绒的柳毛狗,像鲜花,迎接拥抱春天。

孩提时扎的我,每年春天,与小伙伴连蹦带跳,你追我赶奔向红柳河边,争先恐后爬上红柳树,扯下红柳条,用木棒轻敲,用红柳皮作成长短大小不一的柳笛,当做乐器,奏响春天的序曲。有时十几个小伙伴坐在红柳树下合奏,有时独奏。

第
九
次
微
笑

123





我吹柳笛在小伙伴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。当时小伙伴里有个最小的小姑娘,叫红柳,据说她的名字与红柳有关。她出生时,她爸爸出门第一眼见到的是红柳,她姓洪,因此取名叫洪柳,与红柳一个名字。洪柳人长的聪明乖巧,天真活泼,一笑两酒窝,用红丝线扎的两条小辫子在脑后甩来甩去,好像两根红柳条,整天跟着比她大好几岁的小伙伴屁股后面跑来跑去,挺招人喜欢。开始洪柳吹柳笛不得要领,费好大劲,憋得满脸通红就是吹不响。合奏时她南郭先生滥竽充数,独奏时就露了马脚。当时我比她大两岁,手把手教她,很快她就学会了,后来吹的比谁都动听。为了答谢我教她吹柳笛,她背着小伙伴往我兜里塞煮熟的鸡蛋。后来被小伙伴发现,说她溜须我要当我媳妇。小红柳脖子一扬,似懂非懂地大方说:“我就当他媳妇气死你们。”夏到了,我和小伙伴成群结队,光着屁股到红柳河边洗澡,搂狗跑,扎蒙子,打水仗,比输赢。洗够了,玩累了,就躺在红柳树下遮阴凉,看白云,捉迷藏。年复一年,我们渐渐长大,到了上学的年龄,我和洪柳还有同村的小伙伴一块吹着柳笛上学放学。放学了,聚到老红柳树下吹柳笛,学作画。

后来,我们上了中学,中学毕业我参了军,洪柳回村务农,其他小伙伴也各奔东西,临参军前的一天晚上,洪柳约我们到河边红柳树下散步,我俩沉默不语,走着,走着,仿佛又回到了吹柳笛的孩提时代。

洪柳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话:“到了部队好好干。”眼睛里,酒窝里掩饰着羞臊和秘密。到了部队,我一干就是六、七年。洪柳的父亲把洪柳远嫁他乡。从此,再也没见面。

如今,红柳河堤已没道,红柳树也被砍光,洪柳姑娘也不知在何方。

但红柳树和那个洪柳姑娘在我心目中总是抹不去，丢不掉，总在脑海里闪现。我总在想，时间若能倒流该多好，让我在重温一下吹红柳笛的孩提时代。



岁月的流逝能使皮肤逐日布满皱纹，而充满热情的人们，却能每日将爬上心灵的无数皱纹一一抹掉。

第
九
次
微
笑

1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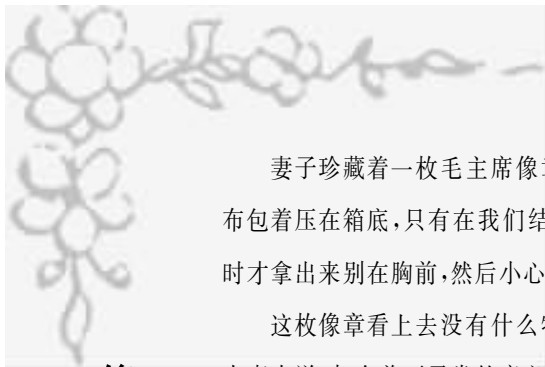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像章情深

◎

王
山



妻子珍藏着一枚毛主席像章，平时用红绸子布包着压在箱底，只有在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晚饭时才拿出来别在胸前，然后小心地包好放起来。

这枚像章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对我们夫妻来说，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。

那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，也正是兴戴毛主席像章的时代。每天到校不是学唱毛主席语录歌就是想法子弄毛主席像章。而我们那闭塞的山村要想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是何等的难啊？

我却十分幸运得到了一枚，那是读高中的大哥送给我的。我高兴得没法形容，睡觉前不知看了多少次。第二天我早早地就戴上毛主席像章上学去了。一进教室，同学们都惊呆了。因为这枚像章和他们见过的不同。我们以前看到的毛主席像章都是淡黄色的一个颜色，而我戴的这枚不仅要大些，而且毛主席像的头像是淡黄色的，四围却是晶莹的大红底色，闪闪发光。难怪同学们惊喜异常。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一齐对准了我的前胸七



嘴八舌向我发问。我昂着头，挺着胸脯，笑而不答；觉得从来也没有这么幸福过。那天放学的路上，我们校的一个小女孩儿拦住了我，我感到很惊奇。因为在那个年龄，正是男女生相排斥的阶段，就连课桌上也要画上“三·八线”，男女之间没事是不会说话的。

小女孩儿未说话那瓜籽脸儿就涨红了，语音也怯怯的，“大山哥，我想……我想跟你借毛主席像章戴一天。”我注意到她那清澈的目光里含着炽热的渴望，又透出几分羞怯和乞求。

借像章？我的心一揪，竟愣着忘了说话。

“我知道你舍不得借，我不该向你张口的，可是我明天要代表学校去中心校去演讲用，所以……所以才……”。见我没答话，她目光暗下来，不知所措地揪着辫梢儿，那神情好叫人于心不忍。尽管我十二分的不愿意，最后还是把像章捧给了她，还鬼使神差地说：“你喜欢，就送给你吧。”

“真的！”她惊喜地把像章捧在胸前，竟莫名其妙地朝我鞠了一躬，一蹦一跳地跑了，两条小辫子在背后左右直甩。

男孩子心粗，虽然心疼了一阵子，但很快就忘记了。后来我和她一起上了初中、高中，又一起回乡劳动，再后来我们就相爱了。在家村的第3年，我被推荐上了大学，她当了小学教师。

1980年，我们结了婚，洞房花烛夜，客人散去后，她忘情地拥着我，在耳边轻轻地问：“知道我为啥爱你吗？”我摇摇头。她却变戏法似地从怀里掏出个红绸包儿，打开后递在我面前说：“这你还记得吗？”我一眼就认出了正是我送给她的那枚毛主席像章。



她把像章别在胸前，拉着我的手并排站在穿衣镜前，说：“从你把这枚像章送给我时，我就决心嫁给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那时你就懂得爱情？”

“什么呀？不知道爱情还不知道女人要嫁给男人吗？那时我想，你是天底下最能懂得别人心思的人，当然也是最好的男人了，也就认定了嫁人就嫁像你这样的男人。哎，那时你是咋想的？”她一口气说完，问我。

“我？啥也没想，只是不忍心看你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充满失望，其实，心里还真舍不得呢！”

“当时我想你借我戴一天就心满意足了，根本没想到你会送给我。但是你可没吃亏啊，你的大度俘虏了一颗女孩儿的心。不过，今后你要好好的待我，咱们可是毛主席做的大媒！”

“当然，咱们托毛主席的福，日子准会越过越好。”

“现在不是证明了吗？你上了大学，我转了正。咱们要永远记着毛主席。”

二十几年来，我们没有忘记洞房里的话，每逢结婚纪念日，妻总忘不了戴上那枚毛主席像章，有时逢朋友在场，他们说：“都啥年代的，还戴毛主席像章？”我们不想解释，只是相视一笑。



二十几年来，我们没有忘记洞房里的话，每逢结婚纪念日，妻总忘不了戴上那枚毛主席像章，有时逢朋友在场，他们说：“都啥年代的，还戴毛主席像章？”我们不想解释，只是相视一笑。



学舞不成

◎

托马斯·波顿

第九次微笑

129



我太太莉丝一哼着音乐，秀发从玉肩甩上了粉脸，我就知道麻烦来了。“看哪，”她说，“布斯科夫妇在跳舞了。”我紧握着香槟酒杯道：“太挤，也太热了。”

“托玛斯夫妇也下去了，还有狄斯尼夫妇。”

“那最容易着凉了，先出一身汗，然后骨节酸痛，然后——”

“你到底请不请我跳舞？”

恭敬不如从命。那天是户外新婚舞会。乐师高坐在近处，不断地演奏着轻快的曲调。

莉丝拉着我在舞池团团转，我把她搂得紧紧的。“跳舞的妙处，”我说，“就是互相依偎。”

“一、二、三，再试试看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
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于是一齐开步，沿顺时针的方向，连踢带撞地前进。难看死了！我脑子里的检察官大吼，一看就知道你不会跳舞。难得有一位美丽的女郎紧贴着身，音乐一开始，而我那双笨脚就是不听使唤，全不对劲。

忽然，莉丝停了脚步。“亲爱的”她说，“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？”

“怎会不知道？”我战战兢兢地说（说不定我求婚的时候，演奏的就是这一段），“可以说是我们的歌，对不对？是一首我们心爱的歌？”

“这就是《周年圆舞曲》，”她说，不禁尖声怪气地笑了起来，“你跳的是狐步，真没见过舞跳得像你这么糟的人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接着说，“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不要再跳了。”

“好吧”，她抢白道，“你先走，我要当心你的脚步。”

我以为就此了事。心里明白她为什么酸溜溜的。陪太太参加婚礼，大不该张口闭口都称新郎为“那个可怜虫”。

二

谁想事情并没算完。星期一下班回家，只见莉丝在厨房里愉快地哼着歌曲。“嗨，”我说，“瞧你这春风满面的样子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”

“当然有事才高兴，”她宣布了答案，“我刚办好了，我们都报了名。”

“报了什么名？”我有经验，报名绝没好事。

“亲爱的，你记得那个成人学校吗？我给我们都报了名，晚上学交际舞。”